

# 最後的偽證——讀貝克評「宋氏王朝」

范興國譯

## 惡毒而又膚淺之作

「宋氏王朝」(The Soong Dynasty)這本書的作者西格列夫(Sterling Seagrave)，由於對中華民國的認知錯誤，歪曲中國近代歷史的層面，特別是對總統蔣公介石及其所領導的國民政府，以及所交往的人物，在北伐、剿共、抗日、戡亂的過程中，加以誣謔、諷刺、謔罵。

由於西格列夫是外國人，在缺乏正確判斷與幻想驅使下，把蒐羅到許多荒誕不經的史料，堆砌成一本厚達五百三十二頁研究中國近代問題的專書，交由哈潑及羅氏(Harper & Row)公司出版，不難想見此種以訛傳訛的認知後果。正是中共向國際加強文化與歷史統戰的時刻，為我國政治學教授，也是頗負盛名「美亞報告」的編者顧貝克博士(Dr. Anthony Kuek)，復對此書提出精闢的書評，係從一個外國人的眼光與另外一種角度，來看西格列夫的心態、人格、家庭、社會經歷、寫作方式……特為之譯出，可以

從他山之石攻錯中，益見真理之不可侮。

「宋氏王朝」這本書，如稱為「最後的偽證」，還要好些。因為，一位聰明的作家，惡毒地攻擊中華民國歷史，竟說他因恐懼臺北中華民國政府對他的刺殺，而藏身在一個隱密的國家。

西格列夫的祖父，曾在緬甸邊界創立了一所醫院。到一九三〇年，為西格列夫的父親戈登所接手，西格列夫便在那兒長大。二次大戰期間，戈登雖已超過服役年齡，仍被徵召到陸軍服役，在史迪威將軍麾下擔任上校軍階聯絡官。史迪威將軍利用戈登深入緬甸的內陸，與彼邦中央政府保持接觸。歷史告訴我們，史迪威將軍曾被中共所欺騙，並且發表了許多傷害蔣公介石與中國國民黨的書面文件。年輕的西格列夫，在成長中的歲月，便是在史迪威紛爭的陰影下度過。

西格列夫於一九五〇年代，在美國接受教育已有反應與辯正；今美國阿拉巴馬安也州立大學政治學教授，也是頗負盛名「美亞報告」的編者顧貝克博士(Dr. Anthony Kuek)，復對此書提出精闢的書評，係從一個外國人的眼光與另外一種角度，來看西格列夫的心態、人格、家庭、社會經歷、寫作方式……特為之譯出，可以

一本哈潑的書。哈潑公司特於今年（一九八五）三月三日在紐約時報書評專欄刊登長達兩頁的廣告。兩星期後，耶魯大學的亞洲專家約拿丹·斯賓士教授，又在紐約時報書評專欄的首頁上，發表評論。斯賓士別出心裁地批評這本書，認為西格列夫並無足夠的史料，來支持他攻擊中、美政府官員，至於他所提出的問題與欲公開深入探討的作法，也就更無關宏旨了。

## 刻意污染中華民國

這本書是以聞名的宋氏家族，假定一個實在的故事；然而書的真相，並非如此。西格列夫利用宋氏家族醒目的標題，輕易地打擊了中華民國，特別是對蔣公以及每一位與他有關聯的人物。他用一句簡單的話，把國民政府描寫成一種「盜匪集團」的政權，彷彿六十年前在芝加哥所發生的阿爾·卡朋盜匪集團型態。至於責難國民政府貪污與無能，全屬陳腔濫調。這是我們自一九二七年蔣公與中國共產黨決裂以來，就聽到過的。打從那時起，全球各地左派份子便稱蔣公為頑固。

如謂有何新奇之處，便是作者窮兇極惡地竄改中華民國的史實。

他寫的故事，是從少數不爭的事實，經過蒐攏，如蜂窩般裝滿了諷刺、粗鄙、中傷的謠言及惡毒的形容詞。

這種顯例，就是我們在歷史上稱為「撒大謊」的技巧。同類事物的運用，如戈培爾在納粹德國的作爲，以及列寧的布雪維克黨瓦解羅曼諾夫家族的作法都是一樣。假若讀者對現代中國的歷

史知識未加選擇，那麼讀者便會被輕易說服，以及被洗腦，而相信全球左派份子所常說的：中國的未來，惟有掌握在社會主義者的手中，才會安全。

書後列有約五百條參考註解，由於前後連貫，不僅引人入勝，尤可嚇唬讀者。這些註解在原文中，純粹是爲篡改的粉飾潤色，並非爲陳述舉證之用。爲了使它看起來有學術味，便層牀疊架的堆砌起來。換句話說，這本書所引到的註解

，可以說是一本以訛傳訛的歷史作品。作者在書中所寫的上海，仍以上海爲古典東方的城市，神秘而迷人，籠罩着整個故事的活動範圍。這就是半個世紀以前，在傅曼朱（譯音）的小說中，一種負有盛名的物證手法，如謂：在上海發生的事，就是腐化、墮落的。這個故事，把惟一主要負面的角色，寫成蔣公；而非宋子文。

書中有許多省略與歪曲的地方，需要費些篇幅，加以指出。請注意其中一些事情：一九六五年，我會爲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編撰兩冊「摩根索對華日記」。文件中指出，美國財政部次長哈利·德克斯脫·懷特博士，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，故意阻滯國會所同意以黃金海運中國，支持中國通貨的措施。懷特如此做法，具有兩個可能的動機，一是想搞垮反共的蔣公，另一是想在國、共之間迫使產生一個聯合政府。後來懷特在中國間諜。誠如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瓦特·羅伯遜的解釋：「在法國、義大利、土耳其、希臘，我們傾注了資金，便將共黨驅出。在中國，我們於惟

一的時刻，擁有一次機會去救援惡劣的局勢，却將財源扣留不給。要去做什麼？結果迫使共黨進入了中國。」作者對此類資料，一無徵引。

## 共黨統戰粗鄙工具

作者貫穿全書，肆意誣衊國民政府的腐敗與惡化，使讀者無法從作者的陳述表達中，瞭解蔣公所領導的國民政府自一九二七以來所從事的鬥爭與戰爭。

如先與共黨，次與日本；復同時既與共黨又與日本；日本戰敗後，又與共黨鬥爭、戰爭。在那個時候，一切戰爭的崩潰、瓦解，都包圍了蔣公的政府。

美國在華部隊指揮官魏德邁將軍，曾有下面一段批評：

「我不久便心悅誠服蔣公介石是一位忠誠愛國者，極爲關心他國家和人民的利益。」令人非常奇怪的是，西格列夫在他所參考的書目或註解中，既未引述魏德邁將軍回憶錄，也未引用他在「太平洋關係學會聽證會」上的證言。

作者描述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五年時，除了史迪威將軍及中共外，在重慶無人有心抗日，絕非真實。在戰爭初期的幾個階段，中共不僅避免與日軍直接對抗，而且幾乎看不到他們的蹤影，連日軍將領都不介意認真去捉拿他們。如西奧多·懷特在他那本「中國的怒吼」一書中，所觀察到：「……幾個重要戰役期間，祇有疲憊的中央政府軍隊，給予敵人重創、震驚與死亡。」

作者提供一個脆弱的實例，意圖證實約翰·

派頓·戴維志和約翰·司圖·塞維考兩人仍爲中國友人。約瑟·阿索普在一九六〇年，發表於「星期六晚郵」的一文，够資格對新聞界報導的那些結果，予以正確的評估。他寫道：「在中國整個不祥的年代裏，美國的代表們却在積極地支持中共。」作者說他構想寫這本書的時間，係在十五年前，也正是我在爲美國政府準備公佈「美亞報告」的時候。「美亞報告」包括美國在華外交官員所作有關外交文書的分析。何以西格列夫在他的書中，未加引述這一官方文件？

### 稱「最後的偽證」可也

是否作者粗心大意，致將歐文·拉鐵摩耳的大名漏列書中？或者由於拉氏聲名大噪，西格列夫不知如何處理？可曾記得國會中一個由民主、共和兩黨所組成的委員會，舉證拉鐵摩耳爲「蘇維埃陰謀下一位意識清楚的工具」。

輕易發現西格列夫的破綻之一，便是他描寫蔣委員長是一位「英雄式的基督徒軍人，一手持聖經，另一手擊退中共與日本。」那些接近蔣委員長的人士，全不憚繁複地說他常常閱讀聖經，每天利用時間祈禱四次或五次。倫敦星期時報駐遠東特派員李查·休斯這樣寫道：「他不容許別人在早晨和晚間，當他祈禱和默思時，無事去打擾他。」

不論蔣公介石到何地從事長途跋涉旅行，他總要準備一個房間，作爲祈禱之用。假若西格列夫對中國的研究，是在臺北沒有錯誤的情形下完成，他就會發現蔣公個人嘗與他人合作，對新約

聖經中的章句作過整理，使許多基督教徒稱便。三年多的翻譯整理過程中，他從日理萬機中抽出時間，每日約有一小時，花在訂正及修改原稿的工作上。

最後，到一九七五年蔣公去世，在華府大教堂內，蔣公介石的基督信仰受到比利·葛理翰及諾曼·文笙·皮爾兩位牧師的禮讚。

西格列夫對學術的虛飾，極易被識破。因爲它忽視了中國的資料，就連最普遍的美國出版品，如國務院出版的「白皮書」有關討論中國部份、「外交關係」彙編，以及泰汀斯委員會對「國務院忠貞」聽證會有關資料，都所列極少。

作者於蔣公長期堅苦卓絕對抗共產主義，超越過去或現在之任何其他自由政治家的紀錄，缺乏信任。無可避免的，是一個人因痛苦經驗所產生

一本書，是評論美國及蘇俄播撒黃雨，而使中共修成「正果」。他使用謾罵，祇能算是廁所文學的壁上作者。

## 二國人物新論

定價柒拾元

本書爲名教授三國史專家祝秀俠精心傑作，析論三國人物，精采百出，美不勝收。要目有：論諸葛孔明、劉備、曹操、孫吳、董卓、袁紹、關羽、魯肅、顧雍、司馬懿、曹丕與曹植、荀彧、孔融、禰衡、周瑜、田疇、蔣琬、譙周、蔣幹、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「論諸葛亮」，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培養人才等附錄文稿，篇篇引人入勝，嘆爲觀止。定價台幣柒拾元  
郵撥 0014044-4 中外雜誌社帳戶。

生的見解，到現在還是立在他的時代前端。今天爲了歷史及中華民國，對「最後的偽證」加以駁斥，確是非常必要。

西格列夫的學術背景，不必列述。但就他所寫的兩本書看來，絕難成爲一個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。

另一本書，是評論美國及蘇俄播撒黃雨，而使中共修成「正果」。他使用謾罵，祇能算是廁所文學的壁上作者。

他可能算是一位廣告文字的編寫人才，但作爲一位歷史學家，他便應該態度認真，而不應寫出「宋氏王朝」這本拙劣而不值一看的書。